

尊重,是教育的底色

□浙江师范大学附属南浔小学
吴月斐

从教20年,回顾过往,真正让我觉得“这行值得”的,往往不是哪次考试班级拿了年级第一,也不是自己评上了哪项荣誉,而是一些很小的瞬间。比如,一个原本不敢说话的学生,某天悄悄递给我一张纸条;一个总被批评的学生,在某次活动里忽然眼里有了光;还有请一个学生吃早餐时,他那又惊又喜的表情。

在这些瞬间里,有的只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发自内心的看见和接纳——尊重。我想,教育的底色,就是这份尊重。尊重的对象是人,也是教育规律。

我们常说“以生为本”,可这4个字落到日常里,到底是什么?其实很简单:你心里有没有真的装着学生。背后是一种价值判断——在规则和人情之间,你愿意往哪边多走一步。

德育这件事,从来不是靠喊口号就能落地的。把班主任手册、导师工作手册填得满满当当,就是落实德育吗?活动办得越多,就是德育越出色吗?我觉得不是。真正管用的,是让每一位教师从心里认同:尊重,不是挂在墙上的词,而是在每一个可以变通的时刻,愿意为别人多想一步。

一个早晨,突然下起瓢泼大雨。眼看离规定的到校时间越来越近,校长在教师群里发了一条消息:“天气突变,请各位教师上班途中注意安全。今天学校食堂早餐延后20分钟。请提醒各班学生家长,今天不迟到时间,送孩子上学路上注意安全。请已经到校的教师,多到教室走动,为需要帮助的学生提供服务。谢谢大家。”

就是这么一条消息,让师生心里暖暖的。在特殊的情况下,规矩看起来是被打破了,但尊重使得幸福感突显了出来。

我在新加坡一所学校访学时,了解到他们的学生从六年级开始逐步实施分层教育——不是为了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而是让他们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难度和路径。学习能力弱一些的学生,不会因此自暴自弃,家长也不会硬逼。学校会把经验丰富、教学水平较高的教师安排给这些学生。一旦他们进步明显,还可以申请调整班级,挑战更难的内容。

每个学生的成长环境、认知发展程度都不一样,这就决定了他们在学习能力上天然存在差异。尊重差异,就是对人本身的尊重。

我们现在也在努力弱化“唯分数论”,尝试用多元评价来塑造学生的品格和能力,但事情的关键是教师和家长内心真的能够接受差异。

随着年段的升高,学生面临的压力只会越来越大,很多时候,不是仅靠努力就能达到既定的目标。做家长的得想想:孩子是在为自己的理想奋斗,还是在背负家长的期待艰难前行?做教师的得问自己一句:我是在帮学生找到内驱力,还是在一点点磨掉他们的学习热情?

当学生被学业压得喘不过气,就没有机会做自己的规划,剩下的只是努力做一个“听话的乖学生”,那独立成长和

创新精神从何谈起呢?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博士林惜莱分享了一个她小女儿乐乐的故事。乐乐3岁时,妈妈带她去光碟店。她看到一张碟片上的图片和文字,兴奋地喊:“妈妈,妈妈,这是aidou,aidou。”林惜莱一时没反应过来,仔细看光碟上的图片和文字,才恍然大悟。原来光碟上写的是lovesickness(相思),配图是几颗红豆。林惜莱意识到,孩子在双语学习的过程中,一直在用自己的语言逻辑去理解另一种语言,导致把红豆说成“爱豆”。于是,她没有马上纠正孩子,而是鼓励孩子的表达热情。

林惜莱还介绍,在新加坡的华文教学中,不再强制要求整堂课全用华语,适当用英语过渡和解释是被允许的。她提倡“三明治教学法”,目的就是降低学习难度,别让学生因为太难而失去兴趣。

我总是能看到有那么一些学生,其他科都很优秀,偏偏英语拖了后腿。不是学习态度问题,也不是他们不努力,而是打心底里不喜欢。因为不喜欢所以学得痛苦,因为痛苦所以更不喜欢,从而陷入了恶性循环。

几乎所有的英语教师都告诉我,为了给学生营造良好的语言环境,上课、指导、交流都建议用英语。我无力反驳,但有时也在思考,很多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几乎用不到英语,尤其是那些学得不太好的学生,如果整节课都用英语讲授,那他们只能全程木然地坐着,根本不知道教师在说什么,怎么锻炼听说读写能力?更让我困惑的是一些公开课,英语

课上演川剧变脸,数学课上深情朗诵诗歌,语文课上大秀美术才华……教师简直要表演“十八般武艺”,学生则像观众一样欣赏了40分钟。

当课堂上看不到学生的真实困难,听不到学生的真实疑问,眼里没有学生,尊重又从何谈起?

学生有一点不会、犯一点错误,有什么关系呢?英语课上稍微用中文解释一下,又有什么关系呢?尊重,不是对错判断分明,而是允许难得糊涂。

德育这件事,说复杂很复杂,有那么多理论、方法、评价标准;说简单也简单,就是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之间那点真心实意的尊重,看见学生的困难,陪着他慢慢解决,不需要任何人喝彩。

一个被看见的学生,才可能看见自己;一个被尊重的学生,才可能学会尊重别人。我们总在寻找更好的教育方法、更先进的教育理念,这当然没有错。但我们不妨先停下来问一问自己:今天,有没有让某个学生觉得——是被尊重的?

德育的落实,从来不在那些本子上、活动里、口号中,而在每一个清晨的问候里,每一次愿意多等一等、多听一听的耐心里。

因为,尊重的底色,就是教育最好的底色。

树人中学张祖平

让自己的声音被每个学生听清楚,是做教师最基本的要求之一。在教室里使用“小蜜蜂”,教师的声音虽然变得响亮,但有时很刺耳,还有啸音,对离教师近的学生听力影响很大。

有些教师把“小蜜蜂”的音量调得过高,整栋教学楼都能听到,影响很不好。

教师,尤其是班主任,应像歌唱家一样呵护自己的嗓子。精心备课、凝练课堂用语、减少口头禅等,都是保护嗓子的好方法。

此外,对于排队、开窗、坐正、安静等常用指令,教师可以与学生相约,用肢体动作来替代部分口头指令,就像特种部队一样。久而久之,这种默契的互动不仅能提高课堂效率,也能拉近师生之间的距离。

宋国萍

接手一年级新班级时,我通常会第一个月使用扩音器(目前学校教室多配备音质舒适的话筒,无须自带“小蜜蜂”)。

因为一年级新生刚从幼儿园步入小学,面对新环境和新教师往往比较兴奋,需要较大的音量来帮助他们集中注意力。

同时,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教师需要重点引导学生掌握学习与生活常规,并和他们共同“创作”一套独属于本班的肢体指令。经过这样的过渡,到了第二、三个月,通常就不再需要使用扩音设备了。

如果是接手中高年级的班级,我更不会使用扩音设备。这些学生大多已经养成良好的倾听习惯,教师无须刻意用大嗓门让他们“听”。

树人中学张祖平

班主任最费嗓子的时刻,往往出现在家长会或处理突发事件时。

以往每次开家长会,任课教师讲完后,许多家长还会围着我问长问短。这常常导致沟通时间被无限拉长。我讲得口干舌燥,但实际效率并不高。

后来,我要求家长提前想好需要沟通的内容,并将每个家长的发言时间严格限定在两分钟内,从而有效提高了沟通效率。

在处理学生打架等突发事件时,教师难免会勃然大怒,但此时学生的火气往往比教师还旺。如果直接针锋相对,极易演变成师生冲突。

因此,我通常会先让犯错的学生陈述:“在这件事情中,你觉得自己哪些方面做得对?请详细讲一下。”这种方法能先让学生宣泄掉一部分怒气。等他们说不下去时,我再言简意赅地进行处理,这样效果会更好。

赵占云

要兼顾教师护嗓与学生护耳,关键在于跳出“用”或“不用”的二元对立,转向精细化、科学化的设备使用与管理。

在技术层面,建议淘汰全向扩音的腰挂式“小蜜蜂”,改用红外或蓝牙麦克风连接安装在教室后部的吸顶音箱,或部署带降噪功能的智能吊麦扩音系统。这样不仅能将声音清晰覆盖中后排,避免对前排学生造成直接冲击,还能将输出音量严格控制在65-70分贝(相当于正常交谈水平)。

在教学层面,教师可以通过腹式发声训练,减少对扩音设备的依赖。同时,可采取“扩音与无扩音交替”的策略:在讲解新知识时开启扩音,以确保后排学生听清;在课堂互动或维护课堂秩序时,则关闭扩音,走近学生进行自然交流。

carddie

今年我也买了一个“小蜜蜂”,它是我在25年职业生涯里的第一个“小蜜蜂”。原因是一年级新生在开学初会让教师费嗓子,我怕自己吃不消。但是从一年级下学期开始,“小蜜蜂”就积灰了。因为我的音量足够清晰,学生们也足够有秩序。

可以看出,小蜜蜂只是一个工具,使命完成的时候,就会自然退场。

教师应像歌唱家一样呵护自己的嗓子
——教师是否应该配备“小蜜蜂”?(续)



窥见梦想

天台县坦头中学近年多次邀请天文学专家来校授课指导,还为天文社团购置了3台天文望远镜。6月29日晚,恰逢“草莓月”天文现象现身夜空,学生们纷纷来到劳动教室展开观测。图为蒋莲城正在认真校准目镜与寻星镜。

(本报通讯员 卢鹤龄 摄)

教室里的“解忧杂货铺”

□桐乡市濮院小学教育集团
毛衫城小学 朱雨姬

进入四年级,一上作文课,教室里就哀嚎声一片,学生们抓耳挠腮,半天写不出几个字。交上来的作文,要么内容空洞,要么结构混乱,语无伦次。

这不,写《春天的发现》时,44本作文摊在桌上,竟有32本不约而同地写着“小草从土里探出头”。稚嫩的笔迹像被同一阵风吹得齐刷刷的麦苗。

我刚想表扬王小壮的“春风像妈妈的手摸着小草”时,后排突然飘来一句嘀咕:“老师,我们小区的草坪是塑料的,摸上去……是硬邦邦的。”空气瞬间凝固。

回到办公室,我随手翻开《陶行知教育文集》,一句被红笔重重划过的字猛地撞进眼底:“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对,学生们不是不会观察,是观察的根须从未扎进生活的土壤。

我的目光扫过门角的纸箱,一个念头破土而出。

第二天早读,我抱着这个纸箱踏进教室时,朗读声戛然而止,大家的目光齐刷刷地落在箱子上。我把箱子“咚”地立在讲台旁,“从今天起,这里就是我们班的‘解忧杂货铺’”。

体育委员王磊突然站起来,指着箱子喊:“老师,箱子上还印着‘精密仪器’呢。”全班哄堂大笑。

我顺势敲敲箱子:“没错。你们的心事,就是世界上最精密的仪器。现在——”我故意拉长声音,“谁有压箱底的烦恼?”

犹犹豫豫地举起来:“老师……能写‘我妈逼我吃西兰花’吗?”

炸开的笑声里,那个灰扑扑的纸箱仿佛瞬间被注入生命。箱顶用别针固定着一张硬卡纸,上面是我写的活动规则:1.如有烦恼,请写清细节;2.匿名或署名,你说了算;3.回信将在3天内送达。

午休铃声刚响过,眼尖的学习委员就喊起来:“老师,信箱肚子鼓了。”果然,投递口还露出一角皱巴巴的作业纸。

我小心翼翼地抽出那张纸——是王浩的字,歪歪扭扭像喝醉酒的蚂蚁:“我总是忘带作业,妈妈骂我是猪。真想做头猪,至少没人逼猪写作业。救命!!!”最后3个感叹号几乎要戳破纸背。

下午的语文课上,我在班里读完这张“血泪控诉状”后,清了清嗓子,说:“各位侦探请注意。现收到特级加密求救信一封,有人正被‘忘带作业魔咒’困扰,遭受妈妈‘语言攻击’,破案关键藏在细节里。”

我走到王浩身边,弯下腰问:“特派调查员提问,妈妈骂你时,眼睛会变色吗?手指会跳舞吗?”

教室里的气氛瞬间活跃起来。“我知道,我知道。”生活委员周小雨蹦起来,“我妈一吼,眼睛就变得像兔子,通红通红的。”

王浩也抢着比画:“我妈的手指头是这样子的——抖、抖、抖,像摸电门。”

“我爸才厉害呢。”王磊蹭地站起,捏着鼻子瓮声瓮气地学着,“呼哧——呼哧——鼻孔撑这么大。”他把鼻孔撑成两个圆洞,活脱脱一头喷火的牛魔王。

就在这几乎掀翻屋顶的笑声里,我感受到学生们从未有过的鲜活的表达欲望。

第二周的晨光刚舔上“解忧杂货铺”的投递口,我就瞥见一抹紫色卡在缝隙里——是李小雅最爱的星黛露便笺纸。展开纸片,清秀的字迹间透着委屈:“紧急。我想饲养仓鼠‘汤圆’,却被父母驳回。理由:1.脏;2.吵;3.浪费钱。”纸页背面还用荧光笔画了一只流泪的仓鼠。

我捏着这张轻飘飘的纸,却感觉握住了一颗沉甸甸的童心。

下午的作文课上,我将这张纸“啪”的一声贴在黑板上,神秘地说道:“现在,你们都是刚被林小雅饲养的仓鼠‘汤圆’。”

一阵哗然中,王磊蜷缩在椅子上学鼠刨地:“吱——我是闪电侠‘汤圆’。”

“那么,闪电侠,主人嫌你半夜跑滚轮太吵,怎么办?”

王磊想也不想:“我改白天跑,晨跑减肥。”他立刻在座位上疯狂蹬腿,椅子发出刺耳的摩擦声。

哄笑声中,科学课代表陈蕊推推眼镜:“我记得科学书里提到过仓鼠粪便是优质肥料。若每日收集粪便浇灌植物,预计可节省不少的花肥开支。”

教室里突然安静下来。我仿佛看见学生们头上亮起一个个小灯泡:原来还可以这样有理有据地说服妈妈。

趁热打铁,我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巨型天平:左侧托盘上画哭脸仓鼠:“我想要。”右侧托盘上画计算器:“我能给。”“现在,你们能不能往右边加筹码,帮助小雅完成心愿?”

话音刚落,小手如林般举起。“饲养

仓鼠,观察动物,能培养孩子的科学精神。”李小雅小脸激动得发红。

王小壮掐指一算:“养仓鼠比养狗便宜,狗粮月均300元,鼠粮28.5元,差额271.5元,可买53包辣条。”

在学生的大笑声中,我提议:“不如我们给小雅妈妈写一封信吧,相信有你们的助力,小雅妈妈一定会好好考虑的。大家还记得书信的格式吗?”我将事先准备好的课件播放出来。

这次,没有唉声叹气,学生们都默契地拿着作文纸奋笔疾书起来。那一刻,我知道,在生活与写作的交界处,学生们摸到了思维的钥匙。

从那天起,“解忧杂货铺”里的信件越来越多。“不想上钢琴课”“总被弟弟抢玩具”……趁着学生们兴致高涨,我宣布:“把这些烦恼写成故事,就是最特别的作文。”

周小满把自己假装练琴实则偷吃零食的糗事写得妙趣横生;留守儿童林朵朵用童话记录给远方妈妈写信的心情;而王磊这个作文本常年空白的男生,此刻竟交来3页纸……笨拙却用力的字迹像破土的春笋。

作文课上,我们不再讲“总分总”结构,而是热烈讨论:“怎样把烦恼写得让人笑出来?”“怎么让读者感受到你的委屈?”……学生们争着分享自己的“创作秘诀”。

后来,我把学生们的作文装订成《解忧故事集》。王小壮摸着封面感叹:“原来写作文就像拆盲盒,里面盛着的宝藏就是我们的生活。”



此话题可继续探讨——